
明史

明史卷二百五十八　列傳一百九

劉蒨　呂翀　文洪　戴銑　李光翰　任惠　徐蕃　徐暹　牧相

葛浩　薄彥徽　張鳴鳳　貢安甫　書閒　李熙　黃韶道　姚學禮

陸崑　蔣欽　許天錫　周鑰　郗夔

馮顯　周璽　劉蒕　何釴　徐禎

羅僑

劉蒨字惟馨浩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外戚慶雲壽寧二侯令家人以輕貲易鹽引侵牟商利蒨歷陳五害不聽已論文選郎張綵顛倒銓政數事尚書馬文升為辨劄乃已武宗踐阼未數月漸改

孝宗之政蘿疏諫曰先帝大漸之際召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於榻前託以陛下今梓宮未葬德音猶存而政事多乖號令不信中外皇皇莫不失望如張瑜劉文泰方藥弗慎致先帝升遐乃不即加誅容其奏辨中官劉瑯貽害河南律宜按治僅調之薊州戶部奏汰冗員兵部奏革傳奉疏皆報罷夫先帝留健等以輔陛下而近日批答章奏大率以恩倖法以私橈公是閣臣不得與聞而左右近習有參焉者矣頃涉思遺命信任老成政無大小悉咨內閣而諸司亦各具題奏之數送閣備稽庶事無壅蔽權不假竊報聞

正德元年吏部缺尚書廷議咸歸劉大夏御史王時中疏侵之銑極言其謬而部議依違無所是非帝遂詔挾私妄言者必罪語雖若譏銑其實以鉗言官也先是孝宗在位深惓內臣出鎮之害一時所用皆慎選至是劉瑾等竊柄盡召還之而代以其黨銑言用新人不若用舊人猶養饑虎不若養飽虎不聽尋與同官張文等極言時政闕失忤旨停俸三月劉健謝遷去位銑與同年生刑科給事中呂翀各抗章乞留語侵瑾而兵科都給事中艾洪亦劾中官高鳳姪得林營掌錦衣衛諸疏皆傳至南京先為協同守備武

靖伯趙承慶所得應天尹陸珩為錄示諸僚而兵部尚書林瀚聞而太息于是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徽等各具疏言健遷顧命元臣不宜去國陛下新政之初奈何遽朝廢學與六七內臣日游宴馳射瑾等大怒盡逮銑彥徽等下詔獄鞫治并蒨翀洪俱廷杖削籍而詞所逮承慶瀚珩皆得譴承慶停半祿閒住瀚珩貶秩調外任既而列健遷等五十餘人為奸黨蒨及翀洪並預焉瑾敗起蒨金華知府九年舉治行卓異未及遷輒告歸嘉靖初起知長沙遷江西副使卒御史范永鑾頌于朝特予祭葬翀廣信永豐人其請

留使遂言二臣不可聽去者有五孔子稱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為難二臣皆先帝所簡以遺陛下今陵土未乾無故罷遣何以慰在天之靈不可一也二臣雖以老疾辭實由言違計阻不得其職而去陛下聽之亦以其不善將順非真有意優老也在二臣得去就之義在陛下有棄老臣之嫌不可二也今民窮財殫府藏虛罄水旱盜賊星象草木之變迭見雜出萬一禍生不測國無老成誰與共事不可三也自古剛正者難容柔順者易合二臣既去則柔順之人必進將一聽陛下所為殊非國家之福不可四也耆

曰無遺壽考健等請練有素非新進可倖令同日去國天下後世將謂陛下喜新進而厭舊人不可五也乞念先帝顧命之重令日守成之難曲加慰留先輔盛治帝不聽既削籍後起雲南僉事遷四川副使修都江堰以資灌溉水利大興嘉靖初卒洪濱州人弘治九年進士擢兵科給事中十一年疏請撤四方鎮守內官非祖宗朝額設者明年請召復言官華昶林廷玉胡獻以勵直節斥禮部尚書徐瓊以警官邪皆不聽十四年廷臣失事命洪偕刑部郎中黃曄往按之具得其狀于是總兵官陳瑛中官雷敏巡撫王嵩

皆下獄擬罪。未幾劾遼東巡撫陳瑤等誘降起叢瑤等亦被譴責州參將趙晟殺人受賄洪往訊正其罪武宗立有詔清覈騰驤諸衛及在京七十二衛軍積弊大革營帥及中官撓之洪率全官屢疏論列竟不能得正德元年春又劾英國公張懋懷寧侯孫應爵新寧伯譚佑彭城伯張信不職并及陝西鎮監劉雲薊州鎮監劉瑯供請斥罷不聽未幾雲召為南京守備乞以其養子偉為錦衣千戶洪復率同官劾之事乃寢洪在兵科久隨事論諫多所匡正至是除名歸終福建左參政

魏鋭字賢之婺源人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數有建白久之以便養調南京户科十七年冬屬當考察偕同官疏監司知府三十五人請行貶黜帝付之所司多採其言武宗嗣位偕同官疏請敕六科檢詳弘治間所行如進賢退奸節財訓兵重祀慎刑救災恤困諸大政備録進覽凡裁決機務悉以為準報聞踰月言四方歲辦多非土産勞費滋甚自今宜徵所有蠲其所無又請勤御講筵俾密勿大臣得從容察詢以稽進益既乃與同官新鄉李光翰泰州徐蕃餘姚牧相灤州任惠歷城徐暹奏留劉健

謝遷且劾中官高鳳遂逮繫詔獄廷杖除名後復列之奸黨世宗立贈光祿少卿光翰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正德改元災異求言偕諸僚極言太監苗逵保國公朱暉等督師無功顧受厚賞內閣劉健等數陳時弊輒留中不報而司禮中貴高鳳李榮納賂招權顛倒國是反蒙信任賞罰不明賢否淆亂此災異所由召帝不省既削籍歸起知台州府九年與蕃同舉治行卓異尋卒蕃弘治六年進士久之授南京禮科給事中十七年劾奏南京戶部侍郎鄭紀刑部侍郎張撫操江都御史陳璚不職武宗嗣

位奄人干政南京匠役新增月廪优冗費先朝所汰者悉復其舊蕃等力争不納削籍後起官江西參議都御史陳金平東鄉巨冠蕃與有功進浙江提學副使嘉靖初累官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入為工部右侍郎督易州山廠致仕相與光翰同舉進士授南京兵科給事中書俗同官請罷禮部尚書崔志端户部侍郎王儼工部侍郎張達南京刑部侍郎張撫督儲都御史鄧庠巡撫都御史順天周季麟保定王璟山東徐源河南韓邦問南京御史王蕃等亦以為言孝宗特御便殿召咨閣臣皆留任正德元年劉健等求

罷相率同官上言謹按禮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又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曩先帝彌留召健等親受顧命未及一年抗章求退豈無故而然哉近朝事紛更政出多門浸無統紀頃示詔旨或不經內閣有雖已擬旨旋改易者有因事建明未蒙俞允反留中不出者是使輔臣充位而已安得不求退哉望陛下念先帝付托之重每日退朝從容延訪政事機務悉從健等平議而公論是非一付之臺諫庶幾信任專事權一帝不能用尋奉命與御史呂鏜覈南京御馬倉給營軍中官李宗拘留不發相等因陳御馬

監胃滋之弊言馬止八十九匹歲須芻豆無幾今乃糜耗至倍苜蓿莞豆二圍又各有承辦且一軍足飼一馬而今用軍乃至七百餘人從有守庫守倉者三百人悉按月輸錢冗濫至此而崇敢扞格詔旨專營己私請正其罪奏上未報崇言此洪武初額不可輕變帝即許之相等復劾奏終不納至是受杖歸捉徙養母聞民間利病輒走白有司非是杜門不出逮誅復官擢廣西參議除書至己前卒家貧停喪十餘載按察使李承勛為塋之憲與銑同舉進士武宗立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給事中書與同官諫騎射佚遊語

極切直疏除名後起山東僉事未任卒進弘治十五年進士武宗即位擢南京工科給事中正德改元遷等因災異上言七事曰戒逸豫遠邪佞納諫諍節財用詞皆切直而其言正國憲則請張瑜劉文泰用藥失宜致悞先帝太監李興擅代陵木新寧伯譚祐侍郎李鐩仝事不舉皆當明正厥辟其言汰冗濫請馬房倉庫及四方增設內官已奉詔裁革令不聞撤還反復添注無以示信天下而未言罷不職諸斥英國公張懋南寧伯毛良尚書張昇陳清侍郎張元禎茱贊大理太常卿韓邦問呂憲毋使居位章入下之所

司既與銑等全得罪瑾敗起山西僉事進副使平巨盜混天王氏頌之卒官當孝宗時賢才彙進一時南北臺諫率皆得人廷諍之風於斯為盛迨武宗初其風猶在而銑等六人全心獻替朝政有闕六人輒聯署以爭率指斥奄豎救並及于禍

葛浩字天宏上虞人弘治九年進士授五河知縣時頻年旱潦浩輕傜賑窮流移復業擢南京御史數偕其僚陳時政闕失孝宗多采納暨武宗嗣位荒於嬉戲浩等論諫益頻正德元年帝允司禮中官高鳳請令其從子錦衣都指揮得林掌事浩等爭之言先帝有

詔錦衣官悉由兵部推舉陛下初詔亦悉罷傳乞官乃令得林之進由于傳奉不關兵部廢先帝之命壞銓舉之法虛陛下之詔一舉三失由鳳貴緣致之乞治鳳罪而罷得林御史潘鐽亦言鳳內為心膂得林外作爪牙內外大柄不可操自一家且中人效尤請乞禁將安底帝皆不聽浩尋偕同院御史薄彥徽貢安甫王蕃史良佐李熙任諾姚學禮張鳴鳳陸崑蔣欽曹閔黃昭道王弘蕭乾元乞留劉健謝遷罪劉瑾馬永成等瑾怒逮下詔獄搒掠蕃諾詭言不預知為主稿者所叱獄成各予杖三十除名昭道弘乾元

逮捕未至命卽南京闕下杖之後列奸黨五十三人浩等並與焉瑛憾猶未釋復坐浩知武昌知府陳晦不實與安甫番熙學禮嵬六人逮至南京復杖闕下瑛誅起浩知邵武府至則與屬邑裁潤伕更定賦役俗尚巫男女無別下令嚴禁入覲疏陳利弊五事悉見施行居六年民戴若慈母嘉靖初歷廣東參政新會寇為亂浩潛師出不意縛其渠脅從多賊死遷雲南按察使鎮守中官貪縱浩以制裁之歷兩京大理卿帝郊祀有犯蹕者法司欲置重典浩執奏得不死浩以舊德進用不能俯仰諧俗十年夏因雷震

午門自劾致仕歸歸家二十年年九十二卒子木進士山西參政彥徽陽曲人安甯江陰人皆浩同年進士崔志端以道士積官太常卿後擢禮部尚書彥徽力言不可諸御史之劾奄寺也彥徽實為首竟被遠除名未及起而卒安甯擢自長垣知縣正德初兵部尚書劉大夏為中官所扼謝病去而戶部侍郎陳清遷南京工部尚書安甯率同官請別君子小人還大夏于朝罷清勿用自令進退大臣必質之公論毋使左右讒人得預報聞既與浩等同得罪家居十年始起山東僉事熙上元人弘治九年進士擢自將樂知

熙時孝宗以盛德在位然朝端不無紕政十八年二月熙從同官上言人主之德莫大於明亦莫大於威明則有以燭天下之幾故言入而不惑威則有以懾天下之奸故令出而不褻頃小人徐俊等妄造訛言誑惑愚民陛下過聽遣官齎駕帖至南京捕所指王昇者遠近莫不驚駭然兵部故無此官亦無此事而使者轟然而來寂然而返不惟政體有虧即陛下之威與明亦少損矣倘後日奸人效尤妄以訛語中善類害何可勝言哉請自今詔神霄察止付法司推問庶幾明不蔽而威不褻也事下法司亦力言駕帖不

宜輕發帝納之正德元年九月以災異傳俗同官陳十事一慎好尚請罷鷹犬財獵一彰天討請速正中官張瑜等罪一抑奔競劾順天巡撫柳應辰江西參政王綸為中官劉瑯董讓所奏保大壞士習一黜不職劾侍郎張元禎王華蔡贊巡撫都御史李進采亨歐信太僕卿王珩尚寶少卿祝祥宜罷一清屏官劾按察使李善等六人知府陳晦等三人不檢參議林沂等四人衰老宜斥其他五事防壅蔽清軍伍稽巡察儆將才理鹽政事下所司具冬遂下獄削籍璞珠前直言得禍者皆起熙獨發退如故世宗嗣位始起

饒州知府遷浙江副使以清操聞擧禮部巴人家京師
弘治六年進士十七年偕同官劾禮部尚書張昇事
太常寺尚書崔志端右都御史史琳兵部侍郎熊翀
南京戶部侍郎鄭紀不職詔皆留用正德元年九月
從儕僉官諫馳騁騎射不納既以忤瑾削籍至六年
冬起雲南僉事終參議鳴鳳上海人亦治同年進士
正德初嘗劾侍郎張元禎王華巡撫都御史畢亨鄧
庠李進不環吏部方議行適會鳴鳳削籍事遂寢後
起湖廣僉事進副使鳴鳳初仕永寧知縣有治迹及
是改授為湖廣最母憂歸卒閔亦上海人進士為沙

縣知縣氏戴之既被徵號泣攀留累日不得去既與浩等同得罪後當起官以養母不出母終毀塊得寒疾卒昭道平江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擢自長山知縣陸崑之劾馬永成魏彬賁浩之劾高鳳昭道皆聯署以進深為群璫所疾既廷杖除名家居七載起廣西僉事再遷雲南參政撫木邦孟密有功終左布政使陸崑字如玉歸安人父震廬州知府崑姙七月而生弘治九年與弟嵩同舉進士崑授清豐知縣以廉幹徵拜南京御史武宗即位疏陳重風紀八事一獎直言古者臣下不匡其刑墨宋制御史入臺踰十旬無

言有唐臺之罰令部署進言如李夢陽楊子器華當
加旌擢而言官考績宜以章疏多寡及當否為殿最
二役而劾舊制御史大班彈劾被劾者趨出待罪即
唐人對仗讀彈文遺意近來封章奏聞批答未行獨
縱先入乞遵舊典面奏立取睿裁三明激懲近尚書
劉大夏王軾允去侍郎張元禎陳清見留賢不肖倒
置宜勉留二人放元禎等還田里四載命令乃者言
紛左右頻見留中事涉所私輒收成命乞令諸曹章
奏俱具數送閣已行者得以考稽未行者責于奏請
五養銳氣御史與都御史例得互相糾繩行事不宜

舉制六均差遣御史以南北為限類分重輕自今除巡按而命外其他差遣及邊將資格宜南北一體乞專委任河南道有考覈之責請擇人當任八勵庶官則舉郎中田岩姚汀張憲員外郎李承勛胡世寧張黃顧璘等二十人章下所司正德元年劾中官李榮高鳳茍達保國公朱暉因請於南京增設守備內臣屢開言路屏絕宴遊騎射帝不能從其年十月崑以八黨竊柄朝政日非遂偕十三道諸僚極諫曰自古姦臣欲擅主權必先蠱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肆志以極耳目之娛和士開說武成毋自勤約宜及

少壯為樂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知前代興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使能采聽忠言而預斥之何以至此陛下嗣位以來天下翹然望治乃未幾寵倖奄寺頗覆典刑太監馬永成魏彬劉瑾傅興羅祥谷大用等共為蒙蔽日事宴遊致上干天和災祲疊告廷臣屢諫未蒙省納若等必謂宮中行樂何關治亂此正奸人欺君之故術也夫人主一身為天地百神之主係宗社安危之機一或不謹貽憂非小令陛下廣殿細旃豈知小民窮簷蔀屋風雨之不庇錦衣玉食豈知小民祁寒暑雨凍餒之勿

逞馳騁宴樂豈知小民疾首蹙額赴愬之無路昨者
雷震郊壇彗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米價騰貴京城
盜賊橫行陛下顧可恣情縱欲不以顧念乎聞部大
臣受顧命之寄宜隨事匡救弘濟艱難言之不聽必
伏闕死諍以悟聖意顧乃急緩悅從巽順退託自為
謀則善矣如先帝付委天下屬望何伏望側身修行
亟屏永成等以絕禍端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
治疏至而朝事已變劉健謝遷皆被逐瑾復偕同官
乞留之遂被杖削籍瑾誅詔復官以永成大用輩尚
在事竟不復召

蔣欽字子修常熟人弘治九年進士為衛輝推官徵拜南京御史數有論奏正德改元劉瑾逐大學士劉健謝遷欽偕同官薄彥徽等切諫語侵近習瑾大怒逮下詔獄廷杖為民居三日欽獨具疏曰劉瑾一小豎子耳陛下親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國之賊也忿臣等奏留二輔抑諸權奸矯旨逮問予杖削職然臣思畎畝猶不忘君况待命衽席目擊時弊烏忍不言昨者瑾要索天下三司官賄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與則貶斥與之則遷擢通顯之人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左右是不

知左右有賊也豈非以賊為腹心乎給事中劉蒞指
陛下闇於用人昏於行事而挫削其秩撻辱之矯旨
禁諸言官無得妄生議論不言則失于坐視言之則
虐以非法通國之人皆寒心而用之于前後是不知
前後有賊也豈非以賊為耳目股肱乎一賊弄權萬
民失望丕發哀氣在在有人呻吟之發動徹天地陛
下顧倚然不聞縱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尚
何面目立天地間乎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
後殺臣以謝瑾使朝廷一正萬邪不能入君心一正
萬欲不能侵臣之願也今日之國家乃祖宗之國家

陛下苟重祖宗之國家則聽臣所奏如其輕之則任瑾所欺疏入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曰臣與賊瑾勢不兩立賊瑾蓄惡已非一朝乘間起釁乃其本志陛下日與嬉遊茫不知悟內外臣庶皆凛冰淵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獄中終難自默願借上方劍斬之朱雲何人臣肯少讓之哉陛下試將臣較瑾瑾忠乎臣忠乎忠與不忠天下之人皆知之陛下之心亦洞然知之何仇于臣而信任此逆賊耶臣欽出痛心戚頡之言而陛下不以為是陛下為何等天子我臣骨肉都銷涕泗交作七十二歲老父不顧

養矣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于旦夕
光大可惜也陛下誠殺瑾梟之午門使天下知臣欽
有敢諫之直陛下有誅賊之明陛下不殺此賊當先
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
賊並生疏入復杖三十方欽屬草時燈下微聞鬼聲
欽念疏上且擬奇禍此殆先人之靈欲吾寢此奏耳
因整衣冠立曰果先人者盍厲聲以告言未已聲出
壁間益悽愴欽歎曰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
負國為先人羞不孝孰甚焉復坐奮筆曰死即死此
稾不可易也聲遂止至是創甚越三日遂卒于獄年

四十九璞誅贈光祿少卿嘉靖中賜祭葬錄一子入
監南渡時追謚忠烈
許天錫字啓衷閩人弘治六年進士改庶吉士乞假
省親孝宗方重文學士特命乘傳行還朝授吏科給
事中十二年建安書林火天錫上言今年闕里孔廟
災邇者建安又火古今書版蕩為灰燼夫闕里道所
從出書林文章所萃聚也乃一旦上天示戒豈無意
哉臣考春秋書宣榭火說者曰榭所以藏樂器也天
意若曰不能行正令何以禮樂為言禮樂不行天故
火其藏以戒也今書林之火得毋類是自頃師儒失

職正教不修上所尚者浮華下所習者枝葉俗儒衰輯文字便人襲取士子僥倖決科罔知力學一旦獲售後然自謂得志矣安望其精思實踐以整身利物所此災變之作殆為儒林積垢而然宜及此遣官臨視刊定經史有益之書其餘晚宋陳言及一切舉業餖飣之為禁毋鋟刻於以崇實學養人材所繫非淺鮮也所司議從其言就令提學官校勘明年大同失事天錫奉詔往核具得其敗衄掩覆狀于是巡撫洪漢中官劉雲總兵官王璽以下咸獲罪又明年內使劉雄自南京過儀真怒知縣徐淮尉傳不飭遂愬之

守備中官以消淮災遠繫詔獄天錫及御史馮允中
抗章救之帝不聽卒調之遠縣御史文森張津曹大
有坐言事下吏莊志端白道士崔禮部尚書天錫皆
力爭十七年五月天變求言上疏曰陛下克謹天戒
令內外諸司條舉弊政夫政孰有大于澄別官方者
乃令外官既三年考察又有撫按監臨科道糾劾其
法無可加矣惟兩京堂上官于例不從考覈卽屢經
彈劾多見優容五品而下雖有十年考察之條而居
官率以九載為限其間或用年勞轉遷或因服除改
補安能待及十年今請以六年為期通行考察如制

罷黜其大僚嘗經彈劾者悉令自陳而簡去之用儆有位臣聞古者災異策免三公而陰霖亦或避位今文武大臣既不肯引咎自退陛下又未遽策免宜且竿其公孤之銜以昭憂勤之實俟天心協和徐還厥職又聞祖宗朝之御內官也恩不逮施法不輕貸內府二十四監局及在外管事者並有常員近年以來諸監局掌印僉書多至三四十人其他管事不可知數留都亦然憑陵貪暴蠹蝕民膏第宅連雲田園遍野膏粱厭于輿臺文繡被乎狗馬凡若此類皆足召變乞勑司禮監會內閣嚴行考察以定去留此後或三

年五年一行永為定制帝善之于是大臣並聽自陳五品下六年考察遂著為令惟大臣副公孤及内官考察事格不行尋奉命與御史何深察馬牛房諸弊條上便利十四事歲省芻豆費五十餘萬孝宗崩武宗即位天錫言山陵事重監史不足信詔即令天錫偕中官扶安侍郎王華携葬師相度吉土遂定泰陵之地其年七月又因災異上疏曰近久陰積雨所在告災加北寇跳梁侵及内地此皆陰盛陽微之象豈小人未退而君子難于進小人肆其姦而君子不安其位歟或政事叢脞善否混淆聖明容有未盡知或

知之而未能有所區別歟或賦役繁重誅求苛急難有蠲恤之文而無其實歟或將領貪殘而兵氣委靡歟或詔令方施而為權要所阻宿弊方清而為姦猾所格歟或刑獄不清而下民猶有咨怨上下間隔而言路尚多未通歟願痛加修省設誠致行更求直言敢諫與執政老臣共相謀議以興舉其所未至則人事修于下天道自順于上矣帝報聞累進工科左給事中正德改元被使冊封安南在道進都給事中三年春竣事還朝天錫素骨鯁敢直言至是見國事大變向所與慷慨論事者眾斥殆盡恒悒悒不得志而

逆瑾肆虐加甚天錫益憤至六月朔因清查內庫得瑾侵匿數十事知奏上必罹禍乃夜具登聞鼓狀欲令家人于身後上之遂自經時妻子無從者兒死一童侍側匿其狀而逃竟不獲上或曰天錫朝罷見御史張彧荷枷長安左門天錫伏枷而哭歸家不勝憤自縊死或曰逆瑾懼天錫發其罪夜令人縊殺之終莫能明也八年詔賜祭恤其家嘉靖中子春訟冤獲賜祭葬同時海陽周鑰自進士為兵科給事中勘事淮安時奉使還者逆瑾皆索重賄鑰故與知府趙俊善貸其千金俊不與鑰計無所出舟行至桃源遂自刎

從者覺而救之已不能言取紙書趙知府誤我遂卒事聞繫俊至京責鑰死狀竟坐俊罪平定鄒夔亦由進士為禮科給事中正德五年出覈延綏戰功瑾屬其私人夔念從之則違國典不從則得禍遂自經死瓊山馮顒以進士授戶部主事官軍討叛黎符南蛇久不克顒歷陳致變之由請購已革土官子孫俾召集舊卒以夷攻夷有功則復舊職兵部尚書劉大夏亟稱之奏行其策正德初偕中官高金勘涇王所乞莊地清還二千七百餘頃四年春由郎中改御史嘗以事忤瑾為瑾所誣遂自經死瑾誅與鑰夔俱復官

賜祭且恤其家

周璽字天章廬州衛人弘治九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正德禮科都給事中武宗初即位璽言朝廷創建寺觀舉春祈秋報之典將以祝聖壽利生民也乃兩歲之間頻遭大故且災異疊見邊境數侵求福得禍焉用祈禳請毀新立寺觀屏逐法王真人停止醮事以息邪說正人心不聽頃之以久雨偕同官上言天變不虛生在欺蔽邇者侍郎李溫等通賄權門累劾不去主事王綸數貢功次為菊逵所阻詔獄增設為匠旋復中格內庫錢物已命會官清理乃忽委中使

指揮同忠等縱陵軍避役兵部議其罪竟付罔聞改令之外皆左右欺蔽者爲之也請悉正厥辟以彌天變帝不從但令群臣修省而已又言方今臣庶之家奢僭相尚惟陛下躬行節儉苟非常制務從裁約則薄俗可革淳風可還其年九月以星變疏請進君子退小人修庶政革邊防絕近倖之私黜奸貪之蠹廷訪大臣講求治道因劾尚書崔志端熊翀賈斌侍郎李溫都御史金澤徐源等十二人于是翀溫澤並罷帝遣中官韋興分守鄖陽璽力言不可并論前中官蔡元煉丹糜金罪不納璽以災異游緣而修省無實

後偕同官上言邇者聰明日蔽膏澤未施講學一暴而十寒詔令朝更而夕改冗員方革非久復留鎮監撤還未幾更遣觧戶困于交收鹽政壞于陳乞勢戚畹而驕帖頡頏私近習而帑藏不覈以致下違人心上干天怒不可不亟為整正也帝不能用正德改元與六科諸僚陳親大臣清弊政省財用信詔旨遵舊制正貢賦惜名器汰不職八事其言惜名器謂禮部尚書崇鴻臚寺卿試光祿卿管內閣中書張駿等進非正途雖閱年勞宜止增俸級不得濫畀尚書侍郎之秩其汰不職言督工內官李興邊東鎮監朱秀山

西陝遠皆城狐社鼠不可不去英國公張懋懷寧侯
孫應爵新寧伯譚祐闒冗無能不可使典兵柄魏國
公徐俌安鄉伯張侗武清伯趙承慶駙馬都尉楊偉
物議不容不可使守留都戶部侍郎王儼陳清工部
侍郎李鐩南京工部尚書李孟暘戶部侍郎陳金副
都御史柳應辰曹元鄧庠劉洪皆老奸宿蠹不可使
都顯位并及邊將朱廷解端等數人帝不聽惟斌及
廷端賜罷未幾言陛下即位以來今日取內吠鷹明
日索米飼犬如是不已則凡娛玩戲媟之事可以從
耳目蕩心志者將無所不至近光祿上供視昔日十

增七八際此兵荒財匱安從倚辦且新政已爾將何
以克終伏願修德養身放鷹犬止浮費庶幾永保天
命章下禮部請納其言帝竟不省明年擢順天府丞
時朝多秕政璽論諫深切率與中官忤劉瑾等積
不能堪矣是勘近縣皇莊與監丞張淮侍郎張縉都
御史張鸞錦衣都指揮楊玉共事玉瑾黨三人甘下
之璽獨詞色無假又具公移于淮等皆用申呈而玉
止牒報玉愬奏璽侮慢敕使瑾即矯旨逮下詔獄榜
掠死瑾誅詔復官賜祭恤其家嘉靖初錄其一子南
渡後追謚忠愍同時益陽劉憲成化中由進士歷御

史有時名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草場火憲方按問未報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以去會瑾遣使閱邊儲遂坐憲隱匿遞下詔獄竟瘐死靳塗徐禎由進士除江陰知縣入為御史正德初巡鹽長蘆瑾縱私人中鹽又命其黨畢真託取海物侵奪商利禎皆據法裁正之還朝遇瑾止長揖瑾怒矯旨下詔獄江陰人在都下者鳩率錢賂瑾解之禎謂然曰有死而已宜以汙父老哉竟勿許遂杖三十永戍肅州劍重死獄中瑾怒未已取其子樸補伍瑾誅樸乃還堂賢何鈇由進士為刑部主事正德三年六月百官朝退有投

匿名書投璞者理怨執庶僚三百餘人跪奉天門外日既午俟下之詔獄釴及順天推官周臣進士陸仲並中暍死八年與憲禎俱復官賜祭恤其家

羅僑字維升吉水人性純靜寡嗜欲受業張元禎講學里中舉弘治十二年進士除新會知縣有惠愛正德初入為大理右評事五年四月京師旱霾上疏曰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政事失則災沴作頃因京師久旱陛下特沛德音釋逋戍之囚弛株連之禁而禱經旬雨澤尚滯臣竊以為天心仁愛未已也夫先王朝會遊觀皆有常度賢妃有雞鳴之告大臣陳卷

阿之音令陛下視朝或至日昃狎侮群小號呶達旦其何以承天心基大業乎宰相諫官者所以定國是達民隱也今文網日密誅求峻急盜賊白晝殺人百姓流移載道財殫民貧公私耗敝而宰執諫臣卒不聞有一言入告者此聖政之大患也古者進退大臣必有體貌黜削之罪不上大夫邇來公卿隨進隨罷去不以禮先朝耆舊如劉大夏者謫戍窮邊已及三載陛下置之不問非所以敬大臣也本朝律例參酌古今足以懲奸而蔽罪近者法司承望風旨凡附深巧以中傷善類傳曰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及善人

不幸而遇寧偕毋濫令之刑罰濫執甚焉願陛下慎逸遊屏玩好放棄小人召還舊德與在廷臣工宵旰圖治并勅法官慎守成律即有律輕情重者亦必奏請裁決毋擅有重輕庶可上弭天變下收人心時朝士久以言為諱僑疏上亦自分必死輿櫬待命劉瑾果大怒欲抵極刑降中旨詰責數百言令廷臣議罪賴李東陽力救得改原籍教官自僑上疏親故交游莫敢往視至是得薄譴乃交相慶以為非始望所及其秋瑾敗召復官以病歸宸濠反王守仁起兵吉安僑首赴義世宗即位即家授台州知州興崇教化建

忠節祠祀方孝孺廷致布衣張尺詢民間疾苦歲時循行阡陌課農桑講明冠婚喪祭禮境內大治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都御史姚鏌上書頌僑司人臣祀顓進諫自古為難至若首攖豺狼之橫獨處雷霆之下難又甚焉叢八黨弄權逆瑾亂政于時廷臣結舌全軀自保而給事中劉蒞評事羅僑殉國忘身發摘時弊幸存餘息還遇聖朝謂宜顯加獎擢用厲其臣乃僑知台州蒞知長沙使懷忠竭節之士淹于常調臣竊為朝廷惜之詔納其言擢僑廣東左參政未幾上疏引年覓歸撫按並請留部又牒趣之不得已乃

之官踰年遂謝病去僑敎行誼動則古人羅洪先居喪不廢講學僑以為不屬古禮遺書責之其峭直如此

論曰太祖不設諫官謂使人人可諍也是後惟給事御史為有言責兩京並設不下三百餘員然而彈計竭忠不憚言職者亦鮮矣如弘治晚年之政幾擬貞觀武宗初立宦豎弄權海內失望蔣銑彥徽之輩慷慨指陳得禍良酷于是臺省諸臣惴惴以言為諱迄于瑾誅四五年間僅見評事羅僑一疏而已則士氣之不振為何如哉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　　列傳一百十

周廣 書琥　李中 戴珩 冠進　徐文溥

張欽　張士隆　石天柱

張文明　劉士元 王相　董相

周廣字充之崑山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知莆田吉水二縣正德中以治最徵授御史即疏陳四事畧言陛下踐阼以來星隕地震水旱蝗蝻所在見告近倭加以寇盜致生靈肝腦塗地民情皇皇若有所失陛下知之乎其大端有四焉願陛下斥番僧遠佞人重國本嚴軍令而已夫三代以前未有佛教也漢明帝

引天竺僧入中國乞令為名教罪人昔宋齊梁之君事佛甚勤家國日促況剃麻尼釋教所不齒耳貫銅鐶身衣褚服殘破禮法肆為淫邪宜投四裔以禦魑魅余何令近君側為群盜興兵口實哉昔禹戒舜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紂之迷亂酗於酒德令之伶人助慢遊迷亂者也陛下不觀唐莊宗乎方其定中原滅燕梁天下豪傑莫敢抗及志得意滿日與伶官戲狎而一夫夜呼倉皇出走身得身失反掌不殊夫往事之張後事之鏡也臣謂宜遠逐樂工不復籍之禁內乃所以放鄭聲也

昔高皇帝親提矢石櫛風沐雨以有天下陛下承祖宗之統緒而羣小獻媚熒惑致三宮鎖怨蘭殿無徽雖陛下春秋鼎盛獨不思萬世之計乎令中人稍有資產猶畜妾媵以圖嗣續未有專養螟蛉不顧祖宗祚胤者也義子錢寧本宦豎蒼頭濫寵已極又復攘敢貸賄輕蔑王章甚至投刺於人自稱皇庶子僭踰之罪所未忍言誠不可聞於天下後世也陛下何不慎選宗室之賢者置諸左右以待皇嗣之生乎夫天親不可以人為名分不可以久假臣謂諸義兒養子俱宜奪其名爵乃所以遠佞人也近兩京宮官論列

大臣禦寇不職者陛下率加優容即武將失律亦赦而不誅故兵氣不揚功成無日川原白骨積如丘山夫出師十萬日費千金今海內困憊已骨見而肉消矣諸統兵大臣如陳金陸完輩可任其優游玩寇不加切責哉請定為期日責令成功以贖前罪庶文武用命謀猷必臧賊亡可待也寧見疏大怒留之不下傳旨謫廣東懷遠驛丞主事巢人曹琥救之亦被謫寧怒不已使人逐道刺廣廣易姓名衣道士衣潛行四百餘里乃免武定侯郭勳鎮廣東承寧風旨偽以白金試廣廣拒不受一日伺廣謁御史撫按之軍門

丞擊幾死御史救之始解越二年遷建昌知縣有惠
政吏部擬除憲職寧藩矯旨再調行泰驛丞世宗即位
陞故官歷江西副使提督學校嘉靖二年舉治行卓
異擢福建按察使鎮守中官奸橫乃侶廣行百金為
贄廣貯之庫將劾之中官懼謝罪自是不敢撓六年
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墨吏憚廣威名多望風自
免去廣欲限豪右田奪其贏歸之貧民豪右弗便也
謀去之明年遂罷巡撫官不設又明年召拜南京刑
部右侍郎居二年恭疾卒嘉靖末贈右都御史初廣
以鄉舉入太學師事章懋在里閈與魏校友善為人

嚴冷無笑容其鄉人語不操土音性公廉弗受請托士類莫不憚之曹琥字瑞卿弘治末舉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改戶部既抗疏抹廣吏部擬調河南通判寧必欲遠竄乃改尋甸再遷廣信同知時鎮守中貴既貪黷頻有微歛琥攝府事堅持不與士民頌之擢鞏昌知府未任卒世宗立贈光祿卿賜祭

李中字子庸吉水人家貧勵志讀書從里人楊珠遊珠之學以明道程子為宗安貧取行不苟得授見中大喜盡語以所得正德六年登進士時楊一清為吏部喜延納人才數召中應言官試不赴乃授工部主

事武宗自稱大慶法王建寺西華門內用番僧住持廷臣莫敢言中拜官三月即抗疏曰叢逆瑾竊權勢焰熏灼陛下既悟誅之無赦是陛下之聖武可謂卓絕矣夫何今日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弊瑾既誅矣而善治一無可舉者何也由陛下之心惑于異端故也夫禁掖嚴邃豈異教所得雜居今乃于西華門內豹房之地建護國佛寺延止番僧日與聚處異言日沃忠言日遠則用舍之顛

倒舉錯之乖方政務之廢弛豈不宜哉伏望陛下翻然悔悟毀佛寺出番僧妙選儒臣朝夕勸講攬大權以絕天下之奸建儲位以立天下之本草義乎以正天下之名則所謂根紀綱勵風俗進君子退小人諸事可以次第舉矣疏入武宗怒罪將不測以大臣救得免踰月中旨調廣東通衢驛丞王守仁開府贛州檄中參其軍事預平宸濠之亂世宗踐阼復故官未任擢廣東僉事再遷廣西提學副使以身為教擇諸生高等聚五經書院五日一登堂講難三遷廣東右布政使忤總督及巡按御史坐以不稱職當罷舉朝

皆詳時霍韜署吏部事疏稱中素著廉節有才望當留用會政府亦有不悅者竟降四川右參政十八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歲歉蝗起令民捕蝗者倍予以穀蝗絕而饑者賴以濟擒劇盜閔繼光隣境攘其功中不與辯為政務大體使屬吏各得盡職居兩年進副都御史總督南糧儲御史金燦光按四川寄為中中不謝燦恨之乃是摭他事誣劾方議調用而中卒中守官廉白廣西歸欲飯客貸米隣家米乃又乏薪將以浴器爨而日已暮竟不及飯而別中既聞道於楊珠既而擴充之沉潛邃密門人羅洪先王龜

年周于恭皆能傳其學光宗時追謚靖介與中先後以部曹建言者有刑部員外郎夾江宿進戶部主事吉水戴冠皆正德三年進士六年進奏列六事一言忤逆瑾死者內臣如王岳范亨言官如許天錫周鑰並宜加卹一請斥附瑾大臣兵部尚書王敞華石彬治內侍中餘黨其四事則慎擇守令遣官慮囚蠲賦役罷宮校也疏既入晡時張永急傳旨召輔臣李東陽等諸帝怒甚欲親鞫之且趣入見東陽輩聞帝已中酒語永曰後生狂妄且日暮非見君時請奏上寬之永入少頃執進至午門杖之五十斥為民時瑾餘

業方布列禁廷故得禍未幾卒於家世宗嗣位賜光
祿少卿賜祭九年而冠上疏陳時事略言今海內虛
耗物力頗屈諸邊數有警河南山東徐淮水旱爲災
小民逃徙相屬陛下亦嘗少念及乎古人理財務去
冗食近京師勢要之家子弟僮奴苟竊爵賞錦衣官
屬數至萬餘次者係籍勇士投充監司匠役不可數
計皆國家之蠹也我朝歲漕四百萬石有羸餘近絀
於水旱所入不及前而歲支反過之計此輩所耗費
三之一陛下何忍以赤子膏血養此無用之蠹乎臣
聞兵貴精不貴多邊軍生長邊土習于戰陣足以守

樂令一遇有警輒發京軍而宣府調入京操之軍累經陛下諭列堅不遣還不知陛下何樂于邊軍而不為閭塞慮也陛開天子藏富于天下者也若務鳩聚為私藏之積是匹夫商賈之計也比年逆瑾既敗所籍財產不歸之有司而貯之豹房遂創新庫夫供御之物內有監局外有部司不知此庫何所用也疏入帝大怒貶廣東烏石驛丞嘉靖中歷山東提學副使居官以清介聞

徐文溥字可大開化人正德六年進士明年授南京禮科給事中嘗偕同官劾南京刑部尚書劉纓右都御

史李士實兵部侍郎呂獻大理卿邢欽不職而請罷遂致仕尚書孫交傅珪時論以為當寧王宸濠求復護衛文濤抗疏曰襄因寧藩不靖英廟革其護衛也向及逆瑾亂政重賄瑾復瑾既伏誅陛下又革之正欲制以義而安全之耳乃曰驅使乏人夫要居深邃靡徵討之勞安享尊榮無居守之責何所用而乏人哉且王暴行大彰剝削商民挾制官吏招誘無賴廣行劫掠致舟航斷絕邑里蕭條萬民莫不切齒及今止之猶恐不逮顧可縱之加恣假翼於虎乎如貢獻本有定制今無故馳驛飛騎出入都城伺察動靜采

何為者況今海內多故天變未息意外之虞實未易料可視為細故哉宜裁以大義勿徇私情罪狀獻誅之人遂假借事之便宗社幸甚時宸濠屢結權幸盛行中外疏入人咸危之帝但責其妄言而已未幾疏請擇建儲貳不報十年四月復率同官上疏曰頃因災異禮部奏請修省伏讀聖諭謂事關朕躬者皆已知之臣惟茲一念之誠足以孚上帝迓休命矣雖然知之非艱行之維艱陛下誠能經筵講學早朝勤政布寬卹以安人心躬獻享以重宗廟孝養慈闈敬事蒼昊舍豹房而居大內遠嬖倖而近儒臣禁中不為

貿易皇店不以網財運邊兵於技伍所費傳於外寺
毋昵優俳盡屏義子馬氏已醮之女弗留于後宮焉
節梟獍之族立奪其兵柄停諸路之織造罷不急之
土木汰倉司門戶之冗官禁水陸舟車之進奉出留
中奏牘以達下情省傳奉冗員以慎名器則陛下所
謂事關朕躬非徒知之且一一行之而不轉禍為福
者未之有也報聞踰兩月又上言帝王馭世在刑政
得其平而已乃近者舉動多越常情如以崔瑤之誣
逮知府翟唐以史宣劉琊之誣逮部曹王鑾王瑞之
以琊及于喜之誣逮御史施儒張經周已升矣近道

路傳言又謂中官王棠以僉事韓邦奇阻其科歛羅織陷獄則又以讒言害執憲之吏矣朝廷刑威所及乃在奄侍一言旂校縲絡於道塗縉紳駢首於桎梏遠近震駭上下屏氣向以一瑾亂政於內今乃數瑾縱橫於外民怨且怒能不寒心乞并下堂法司從公究問且追治瑤等誣罔罪帝不聽遂引疾去世宗即位廷臣交薦起河南左參議未幾以念母乞歸撫按請移近地便養乃改福建尋遷廣東副使上言十事多涉權要恐貽母憂復引疾歸行至玉山卒

張欽字敬之順天通州人正德六年進士由行人授

御史巡視居庸諸關十二年七月帝從幸臣江彬言將出關幸宣府欽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此者人言紛紛謂車駕欲度居庸遠遊邊塞臣度陛下之為此者非是慢遊蓋欲親征北寇也不知北寇猖獗但可遣將徂征豈宜親勞萬乘漢高祖經百戰之餘所統皆良將然猶困於白登我英宗不聽大臣之言六師遠駕遂成己巳之變且匹夫猶不自輕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蹈不測之險今內之既無親王監國又無太子臨朝而外之甘肅有土番之患江右有肇賊

之擾淮南有漕運之艱已蜀有採辦之困京畿諸郡夏麥少收秋潦為沴而陛下不虞禍變欲縱轡長驅觀兵絕塞臣竊危之已而聞朝臣切諫皆不納復疏言臣愚以為衆輿不可出者有三人心搖動供億浩繁一也遠陟險阻兩宮懸念二也北寇方張難與之角三也臣職居言路奉詔巡關分當效死不敢愛身以負陛下疏入俱不報八月朔帝遂微行至昌平傳報出關甚急欽命指揮孫璽閉關納門鑰藏之分守中官劉嵩欲詣昌平朝謁欽止之曰車駕將出關是我與君今日死生之會也關不開車駕不得出違天

于命當死闕開車駕得出天下事不可知萬一有如土木倉卒我與君亦死寧坐不開關死死且不朽頃之帝使召璽璽曰御史在臣不敢擅離乃更召萬萬謂欽曰我主上家奴也敢不赴欽因負敕印手劍坐闕門下曰敢言開關者斬夜草疏曰臣聞天子將有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廷臣集議其行也六軍翼衛百官扈從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寂然一不聞而云車駕即日過關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賊者臣請捕其人明正典刑若陛下果欲出關必兩宮用寶臣乃敢開不然萬死不奉詔奏未達使者復來

欽板劄此之曰此詐也使者懼而返爲帝言張御史
幾殺臣帝大怒顧朱寧爲我趣捕殺御史會梁儲蔣
冕等追至沙河請帝歸京師帝徘徊未決而欽疏亦至
廷臣又多諫者帝不得已乃自昌平還而意怏怏未
已又二十餘日欽巡白羊口帝竟微服自德勝門出
夜宿羊房民舍遂疾馳出關數問御史安在欽聞追
之已不及欲再疏諫而帝使中官谷大用守關禁毋
得出一人欽感憤西望痛哭於是京師盛傳張御史
閉關三疏云明年帝從宣府還至關笑曰前御史阻
我我今已歸豎儒過慮耳世宗嗣位安邊伯許泰已

論死有旨減戍欽疏爭之時言者多薦楊一清欽言一清内懷陰險外張聲勢曩事先皇納賄招權無至誠感動之實不宜復用並報聞尋以為漢中知府累官太僕卿嘉靖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召為工部右侍郎被論罷欽初姓李既通顯始復其姓

張士隆字仲修安陽人弘治八年舉鄉試入太學與同縣崔銑及寇天叙馬卿馬理呂柟華同志砥礪以學行聞於時十八年成進士授廣信推官正德六年入為御史光祿卿李良女字少師劉健孫後健忤劉瑾去良遂詐言女死隸改適人薄其行士隆論罷之

巡監河東劫去貪汙運使劉瑜建正學書院興起文
教凡年乾清宮災士陰上疏曰陛下前有逆瑾之變
後遭劉盜之亂猶不知警方且興居無度押暱匪人
積戎醜於禁中戲干戈於卧內微旦燕遊萬幾不理
寵信內侍濁亂朝綱致民困盜起財盡兵疲禍機潛
蓄將恐大命難保夫褻衣傳帶之雜亂與市井狡儈
之群廣廈細旃之娛亂與鞍馬驅馳之險不報巡按
歙陽織造中官史宣列黃梃二於轅前名賜棍有抗
者輒杖殺之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士陰獨劾奏其
罪大猾張順隨中官使雲南殺人走匿京師雲南巡

撫移捕甚急遞送至桃源縣遞送者斃一病焉紹縣言
順死縣給縣歸已二年矣士隆疑其弊密廉之果得
順於淮上按治如律錦衣千戶廖鏜從中官廖鑾鎮
陝西大為奸利士隆偕同官劾之且曰鏜之肆虐陝
西者即其父鵬虐河南之故習也河南以鵬故召亂
今陝西鏜又欲亂之耶乞置鏜父子於法并召還鑾
以釋陝人之憤不報鏜者偉姪錢寧所暱也寧見疏
大恨十三年寶坻人薛鳳鳴先為御史坐罪削籍諂
事諸佞倖倚其黨勢橫邑中寧以通其妾尤相善嘗
與從弟鳳翔有隙嗾緹帥者發其私下吏論死刑部

疑有冤并捕翔鳳鳴鳳鳴懼使其妻懷狀訴枉自殺長安門外常開鳳鳴得釋而狀所連引寶紙知縣周在并素所讐者數十人悉逮付法司士隆與同官許完先後按治復捕鳳鳴對簿而釋在逃職家怨令鳳鳴女告士隆完治獄偏枉遂下詔獄於是鳳翔及諸所讐者悉得罪而二人謫外士隆得晉州判官久之擢知州世宗立復故官出為陝西副使漢中賊王大等結回回為亂所在布設賊黨急則投豪家藏匿官不敢捕士隆下令能擒賊者為良民且受賞匿賊者屠及妻子於是豪家爭獻賊賊遂破滅乃築堰設防

溉田千弘民利之無何卒官
石天柱字孝贍岳池人正德三年進士當除給事中
吏科李憲請如御史例試職一年乃授天柱户科試
給事中時禁中陛下毋得以天命名去之而名柱後乃
復故七年劾保定巡撫寧杲歷數其殺降掩敗欺罔
貪黷罪而群小庇之議不行乾清宮災極言今日外
列皇店為張銳館寵信番僧從其鬼教招集邊卒襲
其衣裝惡者結為昆弟無復尊卑數雜深宮馳驅郊
外章疏置之高閣視朝月止再三視老成為贅疵待
義子以心腹時寡不覲慈闈至不思前星未耀儲

位久虛既不常御宮中又未預選宗室何以消禍本計久長哉累遷工科都給事中十一年都督馬昂進其女弟已有娠帝嬖之甚中外憂之天柱率六科臣抗論參旬未報乃復合辭上疏曰臣等請出孕婦未蒙進止竊疑陛下之意將遂立為己子與秦以呂易嬴而嬴亡晉以牛易馬而馬滅彼二君者特出不知致墮奸計不謂陛下亦為之也天位至重神明之胄尚不易負荷而況么麼之子倘使以陛下威力成於一時安能保異日諸王宗室肯坐視祖宗基業遂與他人乎安能保異日內外大臣肯俯首立於其朝乎

望急遣出以清宮禁消天下之疑年不報泰山有碧霞元君祠中官黎鑑請收香錢為修繕費詔許之天柱言祀典惟有東嶽之神無所謂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禮不可許須之又與同官爭陝西織造明年四月詔毀西安門外鳴玉積慶二坊民居有所營建天柱復偕六科奏曰詔毀兩坊民居致老稚轉徙哀號愁嘆不忍見聞或謂造皇店酒館或謂營義子府第或謂設邊軍教場三者實無一可此必左右小人欲為固寵之術而不計陛下之失人心也望陛下不吝悔改已毀者給還未毀者停止以收人心保國脈帝皆

不肖是年帝始巡遊塞外營鎮國府於宣府天柱率
同官力諫又明年採木侍郎劉丙郎中伍全表經主
事劉布龍忭督工內官劉養為所劾天柱復偕六科
救之全等以是得薄罰其年二月孝貞純皇后將塟
帝假啓土為名欲復巡幸天柱念帝盤遊無度廷臣
雖諫帝意不回思所以感動之者乃刺血草疏曰臣
竊自念生臣之身者臣之親也成臣之身者累朝之
恩也感成身之恩欲報之於陛下者臣之心也因刺
臣血以寫臣心明臣之愚衷冀陛下之憐察也數年
以來星變地震大水奇荒災異不可勝數而陛下不

悟禍延太皇太后天之意欲陛下居喪經之中悔過自新以保大業也尚或不悟天意或幾乎息矣喪禮大事人子所當自盡陛下於太皇太后未能盡孝則群臣於陛下必不能盡忠不忠將無所不至陛下何所倚賴猝有變故則人心瓦解之勢成矣夫大位者奸之窺也昔太康田於洛汭煬帝行幸江都皆以致敗可不鑒哉方今朝廷空城市空倉廩空邊鄙空天下之人皆知危亡之禍獨陛下不知耳治亂安危在此行止此臣所以痛心為陛下惜徬徨死為陛下言也凡數千言當天柱刺血將恐為家人所阻遂居密

室難妻子不知既上即易服待罪一時聞者皆感愴而帝不悟也踰月兵部尚書王瓊欲殺都御史彭澤廷臣集議瓊盛氣以待衆不敢發言天柱與同官王嬪力明澤無罪乃得罷爲民瓊怒夤緣取中旨出兩人於外天柱得臨安推官世宗即位召復舊職遷大理丞未幾卒久之子忠請恤詔予祭

張文明字應奎陽曲人正德六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按遼東中官武將率漁獵軍民文明繩之皆不得肆尋按陝西鎮守中官廖堂貪恣甚文明捕治其爪牙二十四人堂太恨十三年車駕幸延綏文明上

章馳諫極陳災異冀有所感悟且言江彬逢惡導非亟宜行誅在朝諸臣匡救無聞亦當罰治帝不省疏而文明朝於行在諸權倖皆從者文明裁抑之所需多不應司禮中官張忠輩怒甚譖之於帝言諸生毆旗校文明縱弗治於是帝亦怒命械赴京師下之詔獄明年春言官交章請宥不報凡駕旋忠等屢請加罪至七月命執至豹房帝將親鞫文明自謂必死及見帝忽悟命釋而遠謫之乃以為電白典史世宗立召復故官尋出為松江知府甫抵任卒巡按御史馬錄頌其忠詔贈太常少卿仝時御史忤權倖得禍者

有光山王相嵩縣董相彭縣劉士元皆進士也王相以正德十二年巡按山東鎮守中官黎鑑假進貢肆奇歛相力禁戢檄郡縣毋輒行鑑怒誣奏於朝遂被逮士民泣送載途既至繫詔獄明年始釋爲高郵判官未幾卒世宗嗣位贈光祿少卿董相巡視居庸諸關江彬遣小校朱英執人於平谷時彬勢橫甚相收而杖之將以聞彬遂譖於帝械繫詔獄讁判徐州世宗召復故官終山東副使二子遂選俱進士遂由給事中亦歷官副使選終知府士元巡按畿輔十三年武宗獵於古北口將招致朶顏衛酋花當把兒孫等

納貨燕勞士元歷陳四不可先是帝幸河西務桔槔
黄獻假供奉擾民士元按之勲懼逃赴行在因嬖倖
譖士元聞駕至令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帝怒命
械繫面訊之野次無杖取生柳條痛笞之四十幾死
乃因之檻車馳入京并執知縣曹俊等十餘人同繫
詔獄都御史王璟及科道陳霑牛天麟等交章論救
不報明年命謫麟山驛丞永不還叙世宗立復故官
出為湖州知府遷湖廣副使巡行所部修備荒政積
粟至百餘萬石事聞被旌勞嘉靖九年累遷右副都
御史巡撫貴州居三年罷

論曰正德十六年間言臣直劘主闕者皆幸得無譴而一觸權奸即禍且不測嗚呼殆哉乃周廣諸臣並危言極論以批逆鱗而張欽至伏劍當關天柱則血書上奏蓋臣之用心亦良苦矣百世而下聞風興起者當何如也